

抱朴子序



萬曆壬午仲秋予至

抗輿

吳桂軒游昭慶偶會恬山

泉矣翻岑樓先生贈續名

山記補山泉未備善述述

芽罕儼也烈志不丹會允

懷昌護甲申秋仲朔為首
小伴叔愷公子訪予為喜
倒號也果岑樓先生喜甚
懇留秉燭酌談又贈新刊
抱朴子且問序予昔北游
燕市乃抱朴子數葉未全

也今幸全易所藏抱朴子
自序姓葛名洪字稚川祖
出亦稱仙翁皆晉人後又
自序詳矣至予何言但
岑樓先生命示少容按抱
朴子內篇二十卷今併四

卷嘉遁一卷至自序五十
二卷始金卷矣予也業儒
周知企誦習暇頗喜延生
之闕篇目不能不與起塵
外逃心但符篆類祝由科
黃白顏妒火術權金丹等

論仙卷中君臣士民賢能
教學仁明刑政窮達文行
理家志本道志的知公皆
人道也予嘗曰人道盡身
能盡仙道道人閑方有入
仙閑後自叙詩賦碑頌百

卷箋記三十卷五經七史
百家三百十一卷該博極
矣古今罕媿折之神仙非
宜也廣成子性內閉外多
知為敗魏子熒念為當塞
允不發老子妙言數窮矣

如守中中者三大本也
堯孔相傳一中養治養生
備言故時多大壽者五文
成夢呂公翁曰非仙之至
者不足為真儒非儒之至
者不足為真仙稚川真儒

之至乎殆真仙也己夏五
遊葛嶽麓臨泐丹井乃石
甃開四竅所汲予汲飲清
冽彙考泉某年汲乾殆底
得石匣瓦瓶甃中丹一丸
洵人言之石匣亦敢開井

氣即穢隨投石匣泉浸初
後洵人年百餘嗜葛井子
季年神不止宜葛仙翁每
言志志即神率象也此公
翁訓世安一人當深省也
如岑樓先生是刊廣行世

何仁心之公引同躡長生
之域云

萬曆甲申中秋丙辰嘉郡
武原沙陽生王文祿拜撰

隴西郡閑九章書



抱朴子內篇序

藏園校定群書



洪體之超逸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况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以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為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執飾嫫母之陋配求媒媼之美談堆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越士所以瑣困也以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任秦人所以斷脊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否

之城藜藿有八珍之甘而蓬華有藻稅之樂也故權
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難遠必造也考
覽竒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
能尋究自非篤履不能悉見也道士淵博洽聞者寡
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
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諮問今爲此書粗
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麤言較
畧以示一隅冀排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爲
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所先舉耳世儒徒知服膺
周孔桎梏皆死莫信神僊之事謂爲妖妄之說見余

此書不特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不以合於世余
所著子書之數而別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
與外篇各起次第也雖不足以藏名山石室且欲緘
之金匱以示識者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
世好長生者有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哉葛洪稚
川謹序

抱朴子題辭

三晉葛洪撰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累召不起止
四維浮山鍊丹著書推明飛昇之道導養之理黃白之
市爭以爲神僊決可學學之無難合丹砂黃金爲藥而
昭服之卽令人壽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其
仙心雜引黃帝御女及三皇內文刻召鬼神之事皆誕
藝不可訓書有內外篇今所錄者外篇也洪博聞深
洽江左絕倫爲文辭雖不近古紆徐蔚茂旁引曲證
必達已意乃已要之洪亦竒士也使舍是而學六藝

夫孰禦之哉惜也

見百家類纂

新鐸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二同

吳興郡山人慎懋官校

暢玄卷第一

二同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稱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電馳或倏爍而景逝或飄淅而星流或滉漾而淵澄或雰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為有詭潛寂而為無淪大幽而下沉凌辰極而上遊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

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
 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億類迴旋四七匠成草昧
 轡策靈機吹嘘咀吸四氣幽括冲默舒闡湮鬱榮抑濁揚清
 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瘁
 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玄之所去器弊神逝夫五聲
 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艷采輝煌炳爛傷明
 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容媚姿鈿華
 素質伐命者也其知玄道者可與為永不知玄道者
 難與為存顧盼為殺生之神器脣吻為興亡之關鍵
 倚榭俯臨乎雲漢藻室華椽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幃

雲離西毛陳於閉房金觴華於交馳清絃嘈噴以齊
 唱鄭舞紛紜以蛟虵哀簫鳴於凌霞羽蓋浮於漣漪
 掇芳華於蘭林之園弄紅蔕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
 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覽以遺朝饑入宴千門之焜
 焜出驅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
 曲終則歎發醺罷則心悲也實理勢之攸召猶影響
 之相歸也豈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夫玄道
 者得之者內失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玄道
 之要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
 難得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逝景凌六

虛貫涵溶出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乎
窈眇之野逍遙恍惚之中徜徉彷彿之表咽九華於
雲端咀六氣於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畧蜿蜒
踐躡旋璣此得之者也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
肥遁勿用願光山林紆鸞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
然之氣於蓬華之中縑縷帶索不以質龍章之曄曄
也負步杖策不以易結駟之絡繹也藏夜光於嵩岫
不受他山之攻沉鱗甲於玄淵以違鑽灼之災動息
知止無往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僨車之險路吟嘯
蒼崖之間而萬物爲塵氛怡顏豐柯之下而朱戶爲

繩樞秉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菽漱泉而大牢
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於無爲之場忻然齊貴賤於
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真虛器居平味澹
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與造化鈞其
符契如閻而明如濁而清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肯
委戶視之塵釋大匠之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
繩墨而助傷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細瑣而爲庸夫之
憂樂藐然不喜流俗之譽坦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
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汙其純粹故窮富極貴不
足以誘之焉稱頌何足以悅之乎直刀沸鑊不足以

劫之焉。謗讟何足以戚之乎。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與物雜也。若夫操隋珠以彈雀，舐秦痔以屬車，登朽緡以探巢，涑吕梁以求魚，且為稱孤之容，夕為狐鳥之餘，棟橈餽覆，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為載馳企及而達者之所為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嘿詔夏韶而藻彩奮其六羽於五域之墟，而不煩銜蘆之衛翳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備，俯無倨鷁之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邈矣遼哉。

論僊卷第二

抱朴子內篇

丹陽葛洪作

或問曰：神僊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雖有至明

內篇卷之一
此篇原因燬煌原
卷子本按宜茲再
用明鈔校以藍筆
別之其與原存同者
加圈於字旁

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冥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禹益齊諧之術，而所識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芸芸，何所不有。况列僊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為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且之聖，棄疾良平之智，端嬰隨鄢之辨，貫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枯，瘁當夏而凋，青合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享於萬年之壽，又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僊，言不語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比死生為朝暮。

也夫苦心約已以行無益之事鏤冰雕朽終無必成
 之功未若據臣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祉使紫青重
 紆玄牡龍跼華轂易步趣鼎餼代來耒不亦美哉每
 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證無為握無形
 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棄
 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喪者之逐遊
 女必有兩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
 夫斑秋不能削瓦石為芒鉞歐冶不能鑄鉛錫為干
 將故不可為者雖鬼神不能為也不可成者雖天地
 不能成也世間安得奇方能使當老者復少而應死

夫聰之所去則蒙
 雷不能使之聞明
 之兩耳則三光不
 能使之見豈鞠矇
 之音細而大之景
 微哉而謂夫謂之
 死聲焉暫者謂
 之无物焉又况管
 絃之和音山龍之
 綺策安能育剋
 諸之雅韻時時
 信有存於形器則不
 信有存於形器則不
 象矣而况物微於
 此者乎聞時時存
 心神則不信有周孔
 於在昔矣况若之神
 也道于夫存止始終
 誠且大體然其具
 同考是或然或否

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螻蛄之命令有歷紀之壽
 養朝菌之榮使累晦朔之積吾子不亦謬乎願加自
 思抱朴子曰事有本鈞而末乖未可一也夫言有始
 必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齊
 麥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栢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
 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夏宜暑而夏天未
 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
 東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施
 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
 寒焰重類應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特

是變化萬品奇怪无方

物有沉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一槩斷之正如此也
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鉤齊而賢
愚邪正好醜修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舍所尚耳
目所欲其為不同已有天淵之隔冰炭之乖矣何獨
怪僊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
則雉之為蜃雀之為蛤壤虫假翼川蛙翻飛水虜為
蛤苻菜為蛆田鼠為鴛腐草為螢蠹之為虎蛇之為
龍皆不然乎若謂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
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姬為龜枝離為柳秦女為石
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

一作滑錢

苟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若夫僊人以藥物養身
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
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為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
守常咸曰世間不見僊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
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
奇豈遽有限諸老戴天而無知其上終身履地而莫
識其下形骸已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肺之所以然
焉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况乎神
僊之遠理道德之幽玄杖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
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遯勿用翳景掩

藻廢偽去欲執大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俗之
 外世人猶尠能甄別或莫造志行於無名之表得精
 神於陋形之裏豈况僊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為不幸
 以榮華為穢汗以厚玩為塵壤以聲譽為朝露蹈炎
 颺而不灼躡玄波而輕步鼓翮清塵風駟雲軒仰凌
 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或經
 人間匿真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若
 使彼皆如郊間兩瞳之正方目印疏之雙耳出乎頭巔馬
 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或金車羽
 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能覲其形

非微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妄多疵毀
 真人疾之遂益潛遁且常人之所愛乃上士之所憎
 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儒偉器養其浩然
 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况彼神僊何為汲
 汲使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怪於未嘗知也
 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為有所不見為無
 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
 云水盡者也蜉蝣校巨鰲白芨料大椿豈所能及哉
 魏文帝窮覽洽聞自謂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
 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期

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爲此也
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僞空言
定矣及見武皇帝試左慈寺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
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
又令甘始以藥含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
熟而可食其啣藥者遊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藥
粉桑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往年藥食雞雛及
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又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
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可任也
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

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
以爲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建若人者不信神
僊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
則清澄真僞研覈有無其所撰列僊傳僊人七十有
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爲乎遽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
記籍傳聞於往耳列僊傳炳然其必有矣然書不出
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
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進汲汲
名利以已之心遠忖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述帝王
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

為不然也况於神僊又難知於斯亦何可求今世皆
信之哉多謂劉向非聖人其所撰錄不可孤據尤所
以使人歎息者也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
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楊雄稱之為實
錄劉向為漢世之名儒其所記述庸可棄哉凡世人
所以不信僊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
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樂大為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
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
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猶
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販或有不利者

用兵或有無功者焉况乎求僊事之難者為之者
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
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僊乎夫
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
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為重累耳何者學僊之法欲得
恬愉澹泊滌除嗜慾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
天下之重責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
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為虧百姓有醜則汨其和氣
多艷容伐其根芟所以剪精損慮削乎平粹者不可
曲盡而備論也蚊嗜膚則坐不得安虱群攻則卧不

世之輸不給尾閭
之身仙家歌區
散老為忘其飛散而
君揮汗石之鍾代
之致研磁磚
驚魂傷心百枚萬
瘦良精塞耳元姓
走迅釣漁也高山家
法欲愛遠盡蠹不
害寒含氣而人君有
赫斯之怒其吏之誅
黃錢一揮齊作斷授
流血滿地尸千里
斷斬之刑不絕於市仙
法揚欲此絕見腥休
精人君京肥穿胸
屠割雞生八珍百
方大於前前越白渠
旨嘉慶飲仙信欲
博愛八荒視人飽而
人君集肉取味取亂
推三辟土神運浪人
社搜駢合生民投之
孤魂絕域暴骸翔野

中思亂者九漢武使天下
道之實所知淺事不能
志行屢少深秘又不得聞
又不得道其為合其事仙
藥以與之不得長生先所
怪也古徒逐夫加之器用
家有長卿壁立之貧
腹懷賢系絕糧之餓
冬抱或夷後門之寒
夏有儒神環堵之暎
欲經遠而乏舟車之用
役入無倚執之娛出無
造觀之歡甘旨不經
乎口立黃不過乎目
芬芳不歷乎鼻八音
不聞乎耳百憂攻其
心曲眾難萃其門庭
居世如此可死戀也或
得要道之訣或值不
群之師而猶恨之於老
妻弱子春於孤兒
之丘遲以臻殞落日
日不覺衰老知長生

得寧四海之事何祇若是安得掩翳聰明閉藏喘息
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哉漢武享
國最為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
供鍾石之費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
輩敢為虛誕耳樂大若審有道者安得待煞乎夫有
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練經視金玉如土糞
觀華堂如牢獄豈當扼腕空言以僥倖榮華居丹楹
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印尚公主之貴耽淪勢
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
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

中思亂者九漢武使天下
然戶口減少視其有益
詎亦有損結草知德則
虛祭之然眾煩及其膏
自人鬼所其毒根被三
徒有仔仙之名而九俯

物故出於漢以假途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按漢禁中
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山半
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上帝請少君帝覺
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
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視尸唯衣冠在焉按
僊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僊中士遊於名山謂
之地僊下士先死後脫謂之尸解僊今少君必尸解
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
子去後人見之皆在鄆縣其家各繫棺視之三棺止
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昔王莽引

包十子
卷之十一
十

別起

之可得而不能備流俗之真鼠而不能委何者愛習之情辛難造而絕俗之志未易果也況彼二帝四海之主其所歎說者非一條也其所親幸者至不少矣正使之為旬月之齊數日閏居猶將不能況乎內乘婉孌之寵外攝赫奕之尊口斷甘有心絕所欲背榮華而獨往求神仙之幽漠豈不夥哉是以歷覽在昔得仙道者多貧賤之士非勢位之人又藥大所知實自淺薄飢渴榮貴冒干貨賄術虛妄於苟且忘禍患於無為區區小子之奸偽豈足以証

天下之無仙哉昔白踐越越或亭爭蹈大楚雷愛細腰國人多餓死齊桓嗜異味易步登其子宋君膏肓孝毀殁者比屋人主而欲莫有不主下接漢武招求方士

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為篡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噎死者不可譏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覆溺者不可怒帝軒之造舟醜管者不可非杜儀之為酒見趙高董卓便謂古无伊周霍光見商臣冒頓便云古无伯奇孝已也又神僊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有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謂虛文或云天下無鬼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劾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為覡在女為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及太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為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

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令武帝見竈鬼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既令鬼見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不有也鬼神為民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鬼神之據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鬼神况乎僊人居高處遠清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見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為訓故終不言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真者校練衆方得其徵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見僊人不可便謂世間無僊人也人存賢愚皆知已身之

包十

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
 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為物
 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
 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而云無之乎若夫輔氏報
 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孤子杜伯報恨
 於周宣彭生託形於玄豕如意假體於蒼狗灌夫守
 田蚡子義措燕簡奪收之降予華樂侯之止民家素
 姜之說識締孝子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羅陽仕
 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勝數然
 而蔽者猶謂無之况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必

信是令蚊蚋負山與井螭論海也俗人未嘗見龍麟
 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為古者虛設瑞應欲令
 人主自勉不息真致斯珍也况於令人之信有僊人
 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怪好傳虛無
 所撰列僊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寸之瑕棄盈
 尺之夜光以蟻鼻之鈇捐無價之淳鈞非荆和之遠
 識風胡之賞真也斯朱所以鬱悒薛燭所以來歎矣
 作金皆在神僊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
 雖有其文然皆秘其要必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
 為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劉

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有師授也向本
 不知道術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
 金不成耳至於撰列僊傳自刪秦太史暨漢書中出
 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謠聖人所
 擇芻蕘之言或不可遺採葑採菲無以下體豈可以
 百慮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曾蝕之故
 而謂玄象非大明哉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
 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
 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况
 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

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又不信驟
 及駝驢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况乎難知之事
 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
 天之明而人處覆甑之下焉識至言哉

對俗卷第三

四同

疲七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栢稟賦之
 自然何可學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靈於人故
 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
 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僊知龜鶴之遐壽故
 效其導引以增年且夫松栢枝葉與衆木則別龜鶴

體貌與衆蟲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
獨長者由於得道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松柏諸蟲
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老彭之道
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無僊人乎然前哲所記近
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爲本末非虛語也若謂彼
皆特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授服食非生知也若
道術不可學得其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
雲起霧召致蟲蛇合聚魚鱉三十六石立化爲水消
玉爲糝漬金爲漿入淵不沒就刃不傷幻化之事九
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爲獨不肯信僊之可

得乎但僊道遲成多所禁忌自無超世之志強力之
才不能守之其或頗好心疑中道而廢便謂僊道長
生果不可得耳僊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
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不負
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豈况古之真人寧
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
苟無其命終不肯信亦安可強令信哉或難曰龜鶴
長壽蓋世間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
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
代之久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

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之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其上時有白雲蟠蛇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載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遠處故人少有見之耳按玉策記及昌字經不但此二物之壽也云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歲又云蛇有無窮之壽獼猴壽八百歲變為猿援壽五百歲變為獾獾壽千歲蟾蜍壽三

千歲麒麟壽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兔皆壽千歲壽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能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豺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為人形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之例不可具載但博識者觸物能名洽聞者理無所惑耳何必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物則園中草木田池禽獸猶多不知况乎巨異者哉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為兒時以龜支床至後死家人移

床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
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
歲哉僊家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丘長潁川陳
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
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檐負計棄
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
巔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糲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
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捨去候世平定其間三年廣
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
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

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
言糧初盡時甚饑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効之
轉不復饑日月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
自在塚中不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
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
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効之
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天
下之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
於衆故也觀一則可以悟之矣或難曰龜能土蟄鶴
能天飛使人爲湏臾之蟄有頃刻之飛猶尚不能其

床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
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
歲哉僊家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丘長潁川陳
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
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檐負計棄
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
巔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糲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
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捨去候世平定其間三年廣
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
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

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
言糧初盡時甚饑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効之
轉不復饑日月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
自在塚中不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
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
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効之
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天
下之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
於衆故也觀一則可以悟之矣或難曰龜能土蟄鶴
能天飛使人爲湏臾之蟄有頃刻之飛猶尚不能其

壽安可學乎抱朴子答曰蟲之能螫者多矣鳥之能飛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者不由螫與飛也是以真人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氣以絕穀不學其土螫與天飛也夫得道者上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形於川海是以蕭史偕翔鳳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須臾之螫頃刻之飛而已乎龍蛇蛟螭狙狷蠹蠹皆能竟冬不食而乃肥於食時也莫得其法且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鶴也故太昊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鴻鴈以正時帝軒候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

甲二
上士用思遊邀自然玄暢難思愚俗之近情而推神人之遠旨或曰我等不知今人長生之理古人何獨知之此蓋愚暗之局設非達者之用懷也夫占天漢書蔡大初見武帝試合關其目相觸而後漢書又載魏尚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興雲起霧皆良史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可知矣小記有驗別長生之道何獨不

莢以知月終歸知往乾鵠知來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之興鸞鷲見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怪也且僊經長住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必皆法龜鶴也或曰審其神僊可以學致翻然凌霄背俗棄世蒸嘗之禮莫之修舉先鬼有知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聞身體不傷謂之終孝况得僊道長生久視天地相畢過於受全歸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輦霓蓋餐朝霞以沆瀣吸玄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先鬼有知將蒙我榮或

然乎
此段接法龜鶴也

抱朴子
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
致膳可以咀茹華瓊勢可以總攝羅酆威可以叱咤
梁柱誠如其道罔識其妙亦無餓之者得道之高莫
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為將軍有功封於段干
然則今之學僊者自皆有子弟以承祭祀之事何緣
便絕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既備服食之要又該
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駟而轡蛟龍
或棄神州而宅蓬瀛或遙遊於流俗或逍遙於人間
不便絕跡以造玄虛其所尚則同其逝止或異何也
抱朴子答曰聞之先師云僊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

俱長生住留各從其所好耳又服還丹金液之法若
且欲留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錄其半若後求昇天
便盡服之不死之事已定無復奄忽之慮正欲但遊
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
大神新僊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勞苦故不足
役於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又云古之得僊者或
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
為蛤雉之化為蜃非人道也人道當食甘肥服輕暖通
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懌老而不
衰延年久視坐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

抱朴子
卷之十一

此下接下系或問曰
為道者當先立功德
一段

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能累乃為貴
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
石為隣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龍眉審公修羊公陰
其長生皆服金液半劑者也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
後去耳篤而論之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
不汲汲於昇虛以飛騰為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
而不死者亦何必求於速登天乎若得僊無復任理
者復一事耳彭祖之言為附人情者也或曰我等今
人不知長生之理古人何獨知之抱朴子曰此蓋愚
暗之局談非達者之用懷也上士用思遐邈自然玄

此三行
之文誤
公此問

此上接務求之道

暢難以愚俗之近情而推神人之遠旨今如術家文
步七政之盈縮論凌犯於既往審崇替於將來仰望
雲物之徵祥俯定封兆之休咎運三基以定行軍之
與亡推九符而得分野之禍福乘除一筭以究鬼神
之情狀錯綜六情而處無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
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不能學之徒銳思於糟
粕不能窮測其精微也夫鑿柄之麤伎而輪扁有不
傳之妙掇蜩之薄術而偃僂有入神之巧在乎其人
由於至精也况於神僊之道旨意深遠求其根蓂良
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効未必測其所以然也况

抱朴子

卷之十一

十一

凡人哉其事可學故古人記而重之以傳識者耳若
心解意得則可信而修之其猜疑在胸皆自其命不
當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何以獨不知之意邪吾
今知僊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
飛也黃白之可求也若責吾求其本理則亦實復不
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不能及則謂之
無則天下之事亦尠矣故老子有言以狸頭之治鼠
漏以啄木之護齧蔭此亦可以類求者也蟹之化漆
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萬殊紛然何可以意
極哉設令抱危篤之疾須良藥之救而不肯卽服須

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則未
免於死也愚或曰生死有命修短素定非彼藥物所能
損益夫指旣斬而連之不可續也血旣灑而吞之無
所益也豈况服彼異類之松栢以延我短促之年命
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須同類乃能爲益
然則旣斬之指已灑之血本自一體非爲殊族何以
旣斬之而不可續已灑之而不中服乎余數見人以
蛇銜膏連已斬之指桑豆易雞鴨之足且一異物之
益未可誣也若子言不恃他物則宜搗肉治骨以爲
金瘡之藥煎皮熬髮以治禿髮之疾耶夫水土不與

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穀非生人之類而生人湏之以為命焉脂非火種水非魚屬然脂竭則火滅水竭則魚死伐木而寄生枯芟草而兔絲芟川蟹不歸而蛄敗素樹見斷而蠹殄觸類而長之斯可悟矣金玉在於九竅則死人為之不朽鹽鹵沾於肌髓則脯腊為之不爛况於以宜身益命之物納之於已何怪其令人長生乎或難曰神僊方書似是而非將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黃老之手經松喬之目也抱朴子曰若如雅論宜不驗也今試其小者莫不効焉今數見人以方諸求水於夕月陽燧引火於

長生也句下接行思事
大者司命云

朝日隱形以淪於無象易貌以成於異物結巾投地而鬼走鍼綴丹帶而蛇行瓜果結實於湏史魚龍灑灑於盤盂皆如說焉按方術豈不得長生也史遷漢書載樂大初見武帝令鬪棊自相觸而後漢書又載魏尚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與雲起霧皆良史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僊之部其非妄作可知矣史記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乎或問曰為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乎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鈴經中篇云立功為上除過次之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為上功也欲求僊者要當以

玄道向不接步七政之盈縮一段

抱朴子 卷之十一

思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求玄道無益也上天司命之神察人過惡其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筭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不數所稟本多則紀筭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筭速盡而早斃又云人欲地僊當立三百善欲天僊當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僊藥

上接皆不
得長生也

亦無益也若不服僊藥並行好事雖未便得僊亦可無卒死之禍矣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天耳

此篇次序紊亂依用鈔本核以甲乙丙丁記之然當其文義亦未必適合也

藏園記

金丹卷第四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為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僊道之極也服此而不僊則古來無僊矣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素聞其名乃出在雲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

抱朴子 卷之十一

十一

三頁

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也爲寫蓄之耳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畧爲同文無一人不有道機經唯以此爲至祕乃云是尹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圖了不知大藥正欲以行氣入室求僊作此道機經謂道畢於此復是誤人之甚者也余問問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及三皇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之者其誇誕自譽及欺人云已久壽又言曾與僊人共遊者將大半矣足以與盡徵者甚渺矣或有頗聞金丹而不謂

今復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僊人乃當曉之或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丹方便謂丹法盡於此也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僊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而避地未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僊公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僊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事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迹山中立壇盟受之并諸口訣之不書者江東先無此書此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

君鄭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餘年矣資無億石無以爲之但有長歎耳有積金盈櫃聚錢如山者復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令聞之亦萬無一信如何夫飲王糝則知漿苻之薄覩崑崙則覺丘垤之卑既覽金丹之道則使人不欲復視小小方書然大藥卒難辯得當湏且將御小藥以自支持耳然服他藥萬斛爲能有小益而終不能使人遂長生也故老子之訣言云子不得還丹金液虛自苦耳夫五穀猶能活人人得之則生人絕之則死又况於上品之神藥其益人豈不萬倍於五穀耶夫金

丹之爲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藥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可不滅銅青塗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傳矣世間多不信至道者則悠悠皆是耳然萬一時偶有好事者而復不見此法不值名師無由聞天下之有斯妙事也余今畧鈔金丹之都較以示後之同志者其勤求之求之不可守淺近之方而謂之足以度世也遂不遇之者直當息意於無窮之異耳想見其說必自知

出潢汙而浮滄海背螢燭而向日月聞雷霆而覺布
鼓之陋見巨鯨而知寸介之細也知其嘍嘍無所先
入欲以弊藥必規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追迅風棹
藍舟而濟大川乎又諸小餌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淺
深故力勢不同雖有優劣轉不相及猶一酸之酒不
可以方九醞之醇耳然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
之上者也蓋凡草木燒之卽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
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遠矣故能令人長
生神僊獨見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緬邈之無限乎
世人少所識多所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

不肯信云丹砂本赤物從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
是石耳今燒諸石皆成灰而丹砂何得獨不燼耳此
近易之事猶不可喻其聞僊道而大笑之不亦宜乎
上古真人愍念將來之可教者爲作方法委曲欲使
其脫死亡之禍耳可謂至言矣然而俗人終不肯信
謂爲虛文若是虛文者安得九轉九變日數所成皆
如方耶真人所以知此者誠不可以庸近思求也余
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有異聞則以爲喜
雖見毀笑不以爲戚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以著此
以示識者豈苟尚竒怪而崇飾空言欲令書行於世

信結流俗哉盛陽不能榮枯朽上知不能移下愚書
 為曉者傳事為識者貴農夫得形弓以驅鳥南夷得
 衮衣以負薪夫不知者何可強哉世人飽食終日復
 未必能勤儒墨之業治進德之務但共逍遙遨遊以
 盡年月其所管也非榮則利或飛蒼走黃於中原或
 留連盃觴以羨沸或以美文荒沉絲竹或耽淪綺紈或控絃
 以弊筋骨或博奕以棄功夫聞至道之言而如醉罔
 知覩大道之論而欠伸晝睡有身不修動之死地不
 肯求問養生之法自欲割削之煎熬之憔悴之漉汔
 之而有道者自寶秘其所知無求於人亦安肯強行

之而皆以目前之
 所欲者為急亦安
 能得之耶假令不
 能決意性命之可
 延仙之可得亦何
 惜於試之試之小效
 但使得三百歲不
 猶愈於凡人之少
 天乎天下之事莫
 端而道術尤難明
 於他事者也何可
 以中才之心而斷世
 間之無長生之道
 哉若正以世人皆不
 信之便謂為無則
 世人之智者又何太
 多乎今若有識道
 意而猶脩求之者
 誰必便是至愚

語之乎世人之常言咸以長生若可得者古人之富
 貴者已當得之而無得之者是無此道也而不知古之
 富貴者亦如今之富貴者耳俱不信不求而天下果
 自有此不死之道者不亦當復為得之者所笑乎日
 月有所不能周照人心安足孤信哉抱朴子曰按黃
 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昇僊又云雖呼吸
 導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於死也服神丹
 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黃
 帝以傳玄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賢苟非其人
 雖積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受之者以金人金魚

皆不及世人耶又或慮於求長生僅其不得恐人笑之為暗惑若心所斷萬有一失

以下九丹皆提行

投於東流水中以為約啜血為盟無神僊之骨不可得見此道也合丹當於名山之中無人之地結伴不過三人先齋百日沐浴五香致加精潔勿近汙穢及與俗人往來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謗毀神藥藥即不成矣成則可以舉家皆僊不但一身耳世人不合神丹反信草木之藥草木之藥埋之即腐焚之即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聞見也萬兆蠢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尸者乎合時又當祭祭自有圖法一卷也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玄黃用雄黃水礬石水一鉢本作汞或鹽

鹵鹹礬石牡礪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觔以六一泥封之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僊又以玄膏九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觔火之亦成黃金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成也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僊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即消壞百病皆愈也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僊也以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僊人玉女山川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第四之丹名曰還丹

服一刀圭百日僊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
 以一刀圭合水銀一觔火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
 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人目上百鬼走避第
 五之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僊也鬼神來侍玉女至
 前第六之丹名鍊丹服之十日僊也又以汞合火之
 亦成黃金第七之丹名柔丹服一刀圭百日僊也以
 缺盆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也即鉛合
 火之即成黃金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僊也以
 此丹如棗核許持之百鬼避之以丹書門戶上萬邪眾精不敢前又辟盜賊虎狼也第九之丹
 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僊也僊童僊女來侍飛行輕

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僊不在悉作之
 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
 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而害之矣抱朴子曰
 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師也
 太清觀天經有九篇云其上三篇不可教受其中三
 篇世無足傳當沉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是丹經
 上中下凡三卷也元君者大神僊之人也能調和陰
 陽役使鬼神興作風雨驂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
 僊皆隸焉猶自言本亦學道服丹之所致也非自然
 也况凡人乎其經曰上士得道昇為天官中士得道

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民愚不信謂爲虛言
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豈能強生
之乎凡人唯知美食好衣聲色富貴而已恣心盡欲
奄忽終歿之徒慎無以神丹告之令其笑道謗真傳
丹經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篤信者可將合成藥
以分與之莫輕以其方傳之也知此道者何用王侯
爲神丹旣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百觔
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祭當
別稱金各檢署之

禮天二十觔

日月五觔

北斗八觔